

> 小小说

丁末儿在昆明的高楼里,从秋天住到冬天。春城果然四时常如二三月,小区里鲜花一茬接一茬地开。置身这养人的天气和喧闹的色彩中,她的心却像鄂西老家闲置已久的猪圈,空落落的。

前些天儿媳娘家来客,捎了些贵州特产,也把流感捎了过来。儿子建宗拿手背触她额头,发现有些低烧。鉴于她有脑梗的病底子,建宗执意带她去中医院。乘电梯下楼,一阵轻微的昏眩袭来,感觉像儿时玩“转晕晕”的游戏,可她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。

候诊室的灯光白亮亮得晃眼。丁末儿坐在塑料候诊椅上,看着建宗跑前跑后地挂号、缴费、取单子。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妻,不说话也不动弹,像火塘边的两个树墩子。

丁末儿又想起老家那间结满蛛网的猪圈。老宅几经翻新,始终没有离开最初的宅基地。年深月久,她和这地长成了一体,和屋旁的菜、门前的河、房后的山也成了一体。

花生、玉米、芋头种在哪一墒,什么节气种,她绝不会弄错。念叨着“人要真心,火要空心”,她能将灶膛烧得旺旺的。而在昆明这套上不沾天、下巴地的房子里,她煤气灶不敢开,微波炉不会调火和定时。她像个稀来客,却又偏偏不是,因为客人还可以说走就走。

检查结果出来,问题不大,就是前几年说的“阳了”。医生开了布洛芬,嘱咐多喝水,本来吃着的药照吃。

一家三口回小区的路上,儿媳开车。窗外高楼倒退着跑,着急忙慌的。丁末儿忽然开口道:“我想回家了。”

建宗坐在副驾,头也没回:“这不就到了吗?”

“不是这个家。”她顿了顿,“是那个家。”

建宗一时语塞,抬手挠头,发丝竟比母亲的还稀还白。五十五岁,一个尴尬的年纪:自己的职场生涯还没

归去来

□ 胡不归

收官,母亲已到了需要照看的时候。“妈,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?”儿媳问。

“不是,儿子孝不如媳妇孝,你比建宗对我还好。”她用生着老茧的手蹭了蹭眼角,“是我老了,改不掉旧脾气。好比稻场边那棵枣树,你就算把它移进花盆,用最肥的土,它也旺不起来——根扎得深了,只认祖上那块地。”

那天晚上,大丫和二丫先后打来视频。

大丫开口就劝:“妈,昆明天气多好呀!您怎么就不知道享福呢?再说,哪家老人最后不是跟着么儿养老?我养老金不够用,还得出去打工。您外孙眼看要给您生重孙,到时候谁帮忙带?您现在要是回来,我哪顾得过来?”

二丫住在县城,退休工资不低,说话软和一些,意思却差不多:“妈,您现在回老家,真不是时候……您外孙明子他们头胎我还没带完,二胎又在打算了。我周末能来看您一趟就不容易啦。”

老人倔起来,八头牯牛也拉不回:“七十三,八十四,就算生病生灾,剩下的日子,我也哪儿都不去,就守着老窝。在那儿,我闭着眼睛都摸得到米缸盐罐。你们说什么都没用。”

早上七点半的飞机,十点就落了地。两头一送一接,回家其实不难。

打开院门的弹子锁,门“吱呀”一声,像隔壁牙齿掉光了的核桃大妈含混地问:“你回来啦?”丁末儿穿过堂屋,拉开铝合金正门,菜畦在眼前铺开了。

竹篱笆还在,只是有些歪斜。白菜憨憨地抱成团,白萝卜探出半截腰身,茼蒿一碰就散开熟悉的辛香。她慢慢蹲下身,抓起一把黄土。土是酥脆的,在指间簌簌地响。

她拔了一棵白菜、两根萝卜,回到厨房。灶膛里的火噼啪作响燃起来。她添了把柃木柴,火一旺,烤得

脸上暖烘烘的。米饭的香渐渐漫开,是那种柴火灶才煮得出、带着锅巴焦香的味儿。

下午她就去村里转。东头胖大妈的老伴前阵子走了,坎上鼓手阿贵添了一枚心血管支架。阿贵媳妇在嗑河沙脆炒的南瓜子,看到丁末儿,不由分说塞给她一小把。

一帮老弱病残站在路口,东一句西一句地扯闲话。他们是村里仅存的常住民。平时谁家日上三竿没见动静,他们就踱过去拍门,看那老伙计是不是还喘着气。

金枝几个来了兴致,硬拉着她找去处打“双升级”。独臂老于将纸牌理成一把扇子,用残肢压在比二郎腿更高的“三郎腿”上,出到好牌就用那只好手啪啪地往木桌上甩。对家出错了牌,他额头就绽出青筋,像两根豇豆。

到晚上星星亮了,先是七八点萤火,后是几十粒金豆子,直到缀满罩在山尖尖上的天幕。银河比在昆明低垂,像条亮闪闪的山路。狗吠稀稀落落,河水反倒比白天唱得更清亮,枕着这些响动睡觉更安稳。

丁末儿在炉火边坐了很久。胸前烤得发烫,后背沁着寒气。虽不如昆明暖和,心里却很踏实。木椅上的手机时不时震动两下,大概是孩子们在“梦里老家”群里说话。但她并不急着看,就算看也看不清,有这份陪伴的感觉她就知足。

丁末儿终于回到了山里的家。这里没有高楼、电梯和地铁,只有脚下这片老去的土地,村中这些朝夕相处的乡邻。河滩上的鹅卵石认得她的脚印,菜畦里的泥土熟稔她的手掌。

竹篱笆该请人修一修了,土豆要赶在六九前种下。去老樱桃树脚边,用锄头挖好玩几枝苗栽好,两三年就能结出珠圆玉润的果子。猪圈也该收拾出来,重新派上用场。日子还长,活计还多,她得好好活着。

> 闲话

春浅不语意深长

□ 梁惠娣

时间跨过二月的门槛,春就迈着小碎步轻轻浅浅地走来了。大地春浅浅,却赢得人深深的爱与满心的欢欣。

田野是浅的。最早知晓春消息的是小草。它最勤快,憨憨地从泥土里钻出头来,伸了伸懒腰,摇摇嫩黄的头,欢喜地看着这个焕然一新的世界;随处可见的荠菜,着一身浅绿的新装,像刚入学的小学生一般踌躇满志;河畔长堤旁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藤蔓,细细碎碎的枝叶满是浅浅的绿,像绿衣绿裙的仙女遗落在人间的一袭轻纱。

花是浅的。我家院中,一株隔年的杏树,开出粉白粉白的杏花,开得淡雅娇羞,令人想起关于杏花的诗句来。北宋诗人梅尧臣《初见杏花》有:“不待春风遍,烟林独早开。浅红欺醉粉,肯信有江梅。”陆游《临安春雨

初霁》也有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之句,令人遐想无限。阳台上的月季也在开,粉红的、淡黄的,都是不张扬的浅色花儿,小家碧玉一般,低低地开着。邻家院墙边的桃树,黑褐色的铁枝铜干中孕育着浅红色的蓓蕾,像少女羞赧的心事。浅春的花,都是谦逊的浅色,它们不哗众取宠,不骄傲张扬,而是低调地开着,开出一片浅淡素净的春色。

树木是浅的。“林中老树知春信,树节枝枝尽发芽”,江畔的垂柳吐出鹅黄的新叶,正是“绿柳才黄半未匀”的样子,那新长的枝叶纤小柔弱,远观像一缕缕浅绿的轻烟,无怪乎古人的诗里说它们是“烟柳”。唐诗人张仲素《春游曲》里就有“烟柳飞轻絮,风榆落小钱”之句,韩愈《早春》里也有“绝胜烟柳满皇都”之句。玉兰树也长出了

新的枝叶,满树飘摇的浅绿,如美人临水梳妆,撩动一头飘逸的长发。

声音是浅的。清晨,甜甜的春梦被一阵婉转的鸟叫声吵醒,有三两只小鸟在窗外的树上叽叽喳喳交头接耳,在说着悄悄话;屋檐下,燕子在低低呢喃,仿佛在诉说一个冬季的别离和思念;偶尔下过一阵细细的雨,发出沙沙的细碎的声音。浅春的声音,是一首空灵无尘的天籁,荡涤着走过寒冬的心灵。

阳光是浅的。太阳像躲在深闺的少女,袅袅娜娜地踱出来,轻拂衣袖,温柔地洒下一缕缕阳光,那太阳光浅得如同温柔的手轻抚你的脸,让人有微微的酥醉。

春浅不语意深长。浅浅的春像一幅水墨画,惜墨如金,适当留白,恰到好处,这幅水墨画应取名《浅》。

> 杂记

正月读书

□ 李清

正月里,除了享受阖家团圆,燃鞭炮放烟花,看舞龙舞狮,走亲访友之外,还有大把闲散的时光,可以用来读书学习。季羡林先生就曾在《新年抒怀》里说:“每到新年,我总爱把旧书翻出来重读一遍,在文字里寻找过去的时光,也在文字里迎接新的一年。”以书为友,以读为伴,让正月的时光更有温度、更有意义,这份在新年里与书相伴的心境,我想从古至今都是相通的吧。

事实上,正月读书早就被古人写进了诗里。宋代的陆游写过不止一首正月里读书的诗,字里行间都是安闲。比如他在《正月三日》里写道:“新年未见花,孤负樽中物。移床避檐溜,掩卷听炉沸。”细雨绵绵的正月天,闭门不出,把床挪到避开屋檐滴水的地方,捧书读罢,轻轻合卷,静听炉上的水咕嘟咕嘟沸腾,没有喧嚣,没有纷扰,安静又从容。这份不慌不忙、与书相守的心境,穿越千年仍让人动容。

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,正月里正是寒假,也是一年中最自在的时光。和小伙伴们一起拜年串门,每天疯跑打闹,却也没忘了读书。一来寒假作业要按时完成,还要提前预习新学期的内容。二来平时功课紧张,没太多机会看课外书,过年有了压岁钱,正好可以到镇上的小书店买几本喜欢的书回家看。走亲戚时,还能向表哥、堂姐等人借书。回想起来,《平原枪声》《哪咤》《杨家将》之类,都是在过年期间读完的。书香混着年的烟火气,是童年最踏实和难忘的快乐。

今年春节,我从外地回老家,陪伴年迈的父母,与许久未见的兄弟相聚,几天后便又匆匆返程,没能安安静静坐下来好好读一本书。不过,在老家县城和几位文友小聚时,一位文友赠了我一本他的诗集《漫行寄》。中学和大学时代,我也曾痴迷过写诗,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心事与憧憬,只是这些年被生活和工作裹挟,很少再读诗写诗了。我把这本诗集随身带着,在返程的火车上轻轻翻开,跟着作者的文字漫行于山川草木、烟火人间,心绪慢慢放松下来,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,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读诗、写诗的青涩年纪。

除了这本诗集,我还带了一本讲英语词源的书,当作文化随笔信手翻几页。如今已是AI时代,各种翻译软件唾手可得,不少人都说学外语已经没有必要了。可我觉得,技术只能解决表面的沟通问题,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,却读不出文字背后的温度与文化底蕴。学外语,其实更是去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,感受另一种文化的魅力。人文的熏陶与滋养,对人潜移默化影响,是冰冷的机器翻译永远代替不了的。

回到工作岗位,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忙碌之中,日常的信息获取大多来自互联网,但我没有忘了抽空读点书。在这座城市的地铁里,每天都能看到不少人捧着一本书,有的看技能类书籍,为自己充电赋能,有的看生活类图书,舒缓工作的压力,还有的读文学作品,在文字里安放心绪。这样的氛围格外动人,让拥挤的通勤路多了几分诗意与从容。我也常常在包里放一本书,上下班的地铁上,午休的间隙,忙里偷闲翻上几页,哪怕只有十分钟,也能获得精神的放松和心灵的慰藉,也让每一天都有小小的期待。

读书,原本不分时令。一年四季,每一天都可以读书。但正月里读书,有着不同的意义。辞旧迎新的正月,人间处处是热闹喧嚣,而一册在手,便能隔绝外界纷扰,让浮躁的心静下来。在年味里与文字相伴,以书香开启新的一年,不为应付,不为匆忙,只在一年最温柔的开端,养一份心气,让新的一年始于宁静,归于丰盈,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。